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定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

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

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馳**疏**注四年盟臯馳正義曰露以昭二

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公函公為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臯馳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夏齊國夏帥師盟于臯馳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

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將來殺魯公
逐會之東郡燕縣東

北有瓦亭公至自瓦

無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

盟臯馳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兩事故

葬

曹靖公

無傳

疏

靖公正義曰謚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

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疏

懷公正義曰謚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冬齊侯鄭伯盟于曲濮

無傳

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

通言

疏

注從順至先公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

先為君選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
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拓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相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

陽虎也家臣厥名氏不見故曰盜寶



注盜謂至繁弱

正義曰傳言陽

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執謂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

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

書經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賊人之
綱以此寶王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案之故自劉歆以
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
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璜質龜青純彼不
知魯有先王分器繆爲言耳
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女其門

士皆坐列言無關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

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彊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子鉏齊人斃什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

射人中眉

顏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以自矜

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

乃呼曰猛也毀

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疏

注顏高至異疆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

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

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侖之所容重十二銖合侖為合兩之為

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

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為疆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為古稱重故以為異疆計古稱亦準黃鐘之重為之而

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自黃鍾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
稱齊舊四量陳氏皆加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
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隨斗稱於古
三而爲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頗高之時爲古
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 俱斃至頰殪 正義曰釋言云
斃什也孫炎曰前覆曰什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
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什然則什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頗
高被擊而什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

也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計僭

翻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

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

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

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

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

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

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

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

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

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郭郭郭也主人焚衝

衛戰

或濡馬禍以救之

馬禍

遂毀之

毀主人

出師奔

攻郟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

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顧而

無繼僞顛

逐廩丘人

虎曰盡客氣也

言皆客氣非勇

苦

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

苦越苦夷

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

欲自比僑如

疏

主人出師奔

正義曰賈逵以為主人出

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為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之人是賈言非也

夏齊

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

晉士鞅趙鞅荀

賞救我

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立九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

尚羔

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

不書禮不敵

疏

注救不至入竟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上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

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而師未入晉竟不成為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地公使而地會晉師是其未入

也注禮卿至略之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

禮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

大夫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今卿執之記禮發

也傳言於是始尚羔不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執

齊如先儒各以意說賈述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
 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曾侯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
 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鴈
 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矣稱禮乎傳言始
 尚羔者當謂舊賤羔亦乎尊之耳若本借孤禮皆執皮帛
 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若改借從禮得名為尚則初
 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六佾也以尚言之足知魯卿舊執
 非皮帛矣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
 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為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借天子
 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舉案禮傳及記天
 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
 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
 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
 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
 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肺腸也
 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禮羔鴈皆云飾之以布

而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唯此而已其執不爲異也傳文之乖於禮者辭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黜首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棠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劉以此與宣元工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

晉師

將盟衛侯于軌澤

自瓦還穀
衛地盟

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

盟之

二子晉大夫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

當涖牛耳

故請之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

小可比晉縣不

得從諸侯禮

將敵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

按

也血

至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賈衛大夫

曰盟以信

禮也

信猶明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下欲受其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人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

問不入故

公以

晉詒語之

也 詒 耻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

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

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

爲質於晉

大夫曰

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

羈紼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

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

欲以激怒國人

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有期日

公朝國

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
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

圍蟲牢報伊闕也

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

之
遂侵衛

討叛

疏

注盟禮至請之耳卑者執之尊者泄之請執牛耳

正義曰盟用牛

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酌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辨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不虺武伯曰然則吳也鄆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今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

宜澁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注按擠也正義曰說

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按是推排之意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爲晉討衛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

桓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

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

叔孫氏

代武叔

已更孟氏

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

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

辛卯十月二日

不於大廟者順祀也

壬辰將享季

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

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

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爲期

魏父期以兵救孟氏
壬辰先癸巳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

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越陽虎
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

咋暫也

曰而先皆

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林楚免已於難
以繼其先人之良

對曰臣聞命後

後猶
晚也

陽虎爲政魯國服焉

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

桓子曰往也

言必
往

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固得聚

衆公期孟氏支子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騁馳也

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

季孫既得入乃開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

以伐

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

魯東城之

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

下

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至

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

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嚙死

何暇追余

涉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從者

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嘻懼聲

公斂陽請追之

孟孫弗許

畏陽虎

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

不敢殺

子言辨言爵於季氏

之廟而出

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

陽虎入于謹

陽關以叛

叛不書略家臣

疏

禘于僖公

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

之禘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為

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今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徧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大廟而食今徙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祀之當時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而先至繼之

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天子民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注得召至召死正義

曰得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歆云陽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爲召死季孫得脫必入喜魯鄭駟歆嗣人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

子大叔爲政

歆駟乞子子然也爲明年殺鄆析張木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巳申鄭伯萬卒

無傳四年

盟皐地

疏

注四年盟皐地

正義曰蓋以昭二十九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

公而公薨

得寶玉大弓

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

之

六月葬鄭獻公

無傳三月

疏

獻公正義曰諡法博聞多能

曰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疏

注五氏至次告

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

盟主直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

不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人魯與晉親故耻以伐告唯告次耳劉

秦伯卒

無傳

不書名

未同盟冬葬秦哀公

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
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

子梁之尸

巢向戌
曾孫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子明
樂祁

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
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

曰吾猶衰經而

子擊鐘何也

忿其不逆父喪因
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不在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

己子
明也

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

樂氏戴
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

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

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

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

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肆說美女義在彤

管彤管赤管華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邶風也竿竿旄詩者以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節折不以一善存身

故

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爰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棠之思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爰草舍也

思

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子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詞大叔為政鄭所以秉焉

疏

注鄧析至竹刑

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其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注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歎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為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為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歎不矜免之耳君子至可也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

人當議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國即是有能者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爲不忠也國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而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學爲善能也 注詩邶至所執 正義曰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無德之夫人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縵（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無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略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

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注詩
鄰至存身 正義曰詩之鄰風于旌之篇也於是衛文公之

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
乘駟馬建千旌就賢者諮國事焉云子于千旌在浚之郊
素絲組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于千旌在浚
之邠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于千旌
在浚之城素絲組之良馬六之其末句云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姝順貌也賢者見其好善美其共順言已寡知復何
以告之自恨無可告之謂其無所吝惜本錄于旌詩者取
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故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
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詩以譏子然也 詩云至所茨

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艸甘棠杜也茨草
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置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
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
之樹也勿得翦削之勿得斫
伐之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益近用而祇
為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物之成
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
麟為田獲俘為戰獲

六月伐陽關

計陽
虎也

陽虎使焚萊門

陽關
邑門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

取之

三加兵
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

為諫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
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

丈子蓋九
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

能事大國

大國
晉也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

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

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鑿刻也約絕道者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

葱靈輅車名

追而得之囚

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

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受亂人故

疏

凡獲至曰獲正義曰器用

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今知不然者案春秋書獲唯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囚俘之外唯有獲麟麟爲靈獸帝王所蓋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而規杜氏非也

注葱靈輅車名 正義曰說文云輅耕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賢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 其世有

亂乎 正義曰言其當世將有亂也

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計也

敝無

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

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

還取卿相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闕

死於門屋舊下也

東郭書讓登

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犁彌

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

後下

恐書先下故又請以諱之下入城也

書左彌先下

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

下亦得也

書與王猛息

戰訖共止息

猛曰我先登書斂

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欲甲起

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靳

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

齊師和所

以能克 晉車千乘在中牟

救夷儀也。今英陽有。中牟縣。迺遠疑非也。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卜過之龜焦

衛至五氏

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非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

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

乃過

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

而驕其帥又賤

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遇必敗之不如

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

齊侯致

襍媚杏於衛

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齊侯賞犁彌犁

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衣貍製

皙白也憤齧上下相值製裘也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既子

也既賜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言彼

與我若賓主相諱旅俱進退

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給其五家令
常不共役事

乃得其尸公三襚之

襚衣也比殯
加襚深禮厚之

與之犀軒與直蓋

犀軒卿車
直蓋高蓋

而先歸之坐引

者以師哭之

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
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親推之三

齊侯自推喪
車輪三轉

疏

注為衛討也
叛晉必當事齊下文衛侯會之知是為

正義曰社年衛侯叛晉

衛討也

使登者絕而後下
上訖然後與書下遂自下亦諫書而先下

正義曰言使登城人絕皆
如駉之斬

正義曰詩云兩服齊首兩駉應行鄭玄云兩服中央夾駉
者然則古人車駕四馬夾棘二馬謂之服兩首齊其外二

馬謂之駉首差退說文云駉當齊也則駉是當齊之皮也
駉馬之首當服馬之曾曾上有駉故云我之從子如駉馬

當服馬之駉杜言駉車中馬也言駉是中馬之駕具故以
駉表中馬詩云駉駉是中駉駉是駉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注本焚至非也

正義曰

此中牟在晉竟內也趙世家云

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世家

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

焚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焚陽

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迺遠疑非

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

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

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

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瓚考

不知其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

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

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

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

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

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

案據也

注城謂至郭書

正義曰杜見傳言帥賤則云

是東郭書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哲憤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旣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帥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三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卻缺爲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書劉據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注哲

白至裘也

正義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美云揚

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故爲白也說文云黼黻相值也言黼長而白上下之黼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狸製謂著狸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

子始衰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
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
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注給其
至役事 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
國家役事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
得優其徭役也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衛後乃屬晉自
齊而伐夷儀其入晉竟深矣不必永爲齊有當時暫得之
耳 注襪衣至厚之 正義曰送死之禮衣服曰襪故以
襪爲衣也公三襪之則明三時與衣自死至殯有襲與小
歛大歛比殯三加衣也無存舊是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
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犀軒是卿車明三襪終以卿
服 注犀軒至高蓋 正義曰說文云軒曲輪也謂軒車
有藩蔽也下云齊侯歛諸大夫之軒邢意故乘軒意故非
卿也傳稱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
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
以魚皮爲飾犀軒當以犀皮爲飾也考工記車人爲蓋不

言有曲此云直蓋或時有曲直
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
侵齊之怨

夏公

會齊侯于夾谷

平

故公至自夾谷

無

傳晉趙鞅

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三邑皆汶
陽田也

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
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疏

注三邑至魯田
正義曰傳言孔

丘使茲無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
足歸此三邑和三邑皆汶陽田也土地名汶水出泰山萊
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則汶水發源東注
而西南流也水北曰陽此三邑皆在汶水北近齊齊陽陽
虎出奔取焉已有今原義而歸魯也僖元年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夫其采邑則此汶陽之田當

為季氏采地今復有此三邑者汶水之北皆名落陽其地
多矣蓋季氏私邑之外別有此田也龜山名也山北曰陰
田在龜山北其邑即以
龜陰為名故云三邑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郈

郈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郈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

地出奔陳

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

速會于安甫

無傳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

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與也宋公寵向魍不聽辰請辰忿而將

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
卿不能斥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疏

注暨與至之也 正義曰暨與也釋詁文凡大夫出奔書名皆是罪惡故杜述其爲罪之狀解其書名之由地既出奔辰爲之請請而不許是虛其請也公唯不許而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被迫逐自忿出奔是辰之罪也釋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拔大邑以成叛逆故以首惡稱弟是言稱弟示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辰率率仲佗石彊故云首惡也若不爲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不須暨字以間之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夾谷

夾谷即祝其也

孔丘相

相會儀也

犁彌言於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

萊人齊所
滅萊夷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

以兵擊
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

齊遠
也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

盟將告神犯
之為不善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

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辟去萊
兵也

將盟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如此盟
謂之構

孔丘使茲

無還揖對

無還魯大夫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

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

盟不絮故略不書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

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

典故舊典

事既成矣

會事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合

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

饗而既具是弃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事不具禮

禮薄若

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

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經文倒者次魯事

疏

注萊人至夷也 正義曰襄六年齊侯城萊萊東萊黃縣是也

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囚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

裔不至亂華

正義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

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萊是東夷其地又遠裔不謀夏言諸夏近而萊地遠夷不亂華言萊是夷而魯是華二句其旨大同各令文相對耳 注須齊至不書 正義

曰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

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綠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爲相當矣於魯不爲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丘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其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爲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絮故略不書諱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吐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強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故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於黑壤之辱爲負仲尼也

注犧象至祭也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禋用

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等其再獻用兩象等鄭衆云獻

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阮誥三禮圖犧尊
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
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
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
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國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國丘
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而云嘉樂
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等
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
設於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
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僖二十八年
晉侯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
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
畏敵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

平未有殊異之歡無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
襲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注陽虎至魯事正義

曰八年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
時虎以謹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為齊所取至今始歸之
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傳
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今與盟事相接故也

衛報夷儀也

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

初衛侯伐邯

鄆午於寒氏

邯鄆廣平縣也午晉邯鄆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

其西北而守之宵燿

午東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

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

報寒氏之役

衛開門與午關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

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

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植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二

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

故曰由涉佗成何

據衛侯手故

於是執涉佗以求

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

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詩鄘風

疏

城其西北而守之

正義曰築城於其西北之地而守之也本或北下有隔昭二十五

傳云陷西北隅以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涉彼而誤耳今定
本有隅誤以徒至如植正義曰涉佗以徒十十人且

往門焉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初叔孫成子欲立
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

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成子之族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亦之黨公

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圍人吾

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

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

固陋不知禮者
以劍鋒未授之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見如向己逆河之鱗諸
殺吳王亦用劍刺之

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
叛叛而以圖告廟故書圖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

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

駟赤

工師掌工
匠之官

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

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

章之四言矣

揚水詩唐風卒章
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

謝其
受己

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不可矣

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

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

宣言於郕中

詐爲齊使言也

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

齊人將遷郕民

謂易其民人

衆兇懼

不欲遷

駟赤

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不與始同

子不如易于齊

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

以言

郕民易取齊人與郕無異勝於守郕爲叛人所殺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

與子地

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

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

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

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

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邠人侯犯止之曰

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邠人許之駟赤先如宿

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閉其

後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

物識也赤還
殺侯犯也

犯謂駟

赤曰子止而與之數

數甲以
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

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致其名簿也為
下武叔如齊傳

疏

注偽為至授之

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刀

部乃授穎削授附凡有刺刀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立云穎

鏐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刀劍當以鋒刃

自鄉而授其鏐今國人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

之欲因推而殺之

使如之

正義曰言使為如此之計

而欲殺之

注犯以至書圍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

費叛注云不書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

此侯犯以邾叛不書者亦為不告廟略家臣也不書叛而

書圍與勳大衆以圍告廟故書圍也然則九年伐陽開討

陽虎亦應書而不書者蓋師少不告廟故不書

注揚水

三行命

正義曰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

以大夫瀆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其三章云揚

之水以石舉勦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云聞曲沃有善

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

己動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

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

十一

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

與富獵也

公子地有白

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

向魍司馬拒魍也

公取而朱

其尾魍以與之

與魍也

地怒使其徒扶魍而

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毋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

頗焉子爲君禮

禮辟君也

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廷吾兄也

廷欺也

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佗仲幾子彊褚

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疏

朱其尾驥正義曰爾雅舍人注云驥驥也

武叔聘

于齊

謝致邠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

際故敢助君憂之

以致邠德叔孫

對曰非寡君之望

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敢以家隸

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爲寡君賜

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

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

疏注

宋邑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

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

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版

匡之

叔還如鄭泣盟

還叔詣曾孫

疏

注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族譜

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闕闕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轉馬誤耳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

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

患寵向魑故也

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始叛

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無傳四年

疏

注四年盟

臯馳

正義曰定以昭三十二年即位其年大夫盟于火泉以未告公而公竟無明文故不載

夏葬

薛襄公

無傳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

其城

疏注墮毀至其城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代而不克十年侯犯以郟叛一年再圍而不

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今墮三都以是故毀壞其城慮其拒之故帥

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

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釋例曰三都疆盛

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帥師登臺僅不肯克直隨事而書以示三家之疆無

義例

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孟

疏

注彊孟勢子正義

曰世族譜云孟紮無子靈公以其子彊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紮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紮字公孟

敬即以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疆即以族告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隨費負秋大雩

無傳書過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

侯盟于黃

無傳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

食之

無傳

公至自黃

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

至自圍成

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動大眾故出入皆告廟

疏

注國內至

告廟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為與動大眾皆告廟也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眾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子孟疆伐曹克郊

齊還

滑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於列

未出曹竟羅不
退在行列之後

其

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

素厲寧為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
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疏

與其至無

勇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為殿
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為嚴猛寧為無勇示弱誘之使曹

人不憚以
為後圖

仲由為季氏宰

仲由子路

將墮三都

三都費邱

成也疆盛將為國
害故仲由欲毀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細

費宰也輒不得
志於叔孫氏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

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

叔孫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

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佯不知我

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注仲尼時為司

冠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

會于夾谷時已為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
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二君將使師伐

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無傳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無傳

夏蒐非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無傳

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可知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于朝歌以叛

吉射士鞅子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諸而復之

故曰歸言韓魏之疆猶列國

歸

注韓魏至列國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

傳稱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得稱歸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韓魏之疆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

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 薛弒其

君比

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

垂葭改名郟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郟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

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

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

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

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

齊侯欲與衛侯乘

共載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

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

也寡人請攝

以己車攝代衛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

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傳言齊侯輟所以不能成功

疏

注垂葭絜鄭亭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鄭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女名鄭氏者杜意以為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鄭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此注自違釋例以為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

谷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
過非也 齊侯至乃止 正義曰齊侯輕脫欲得與衛侯

同乘先與之宴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豫於廣車之上而
載甲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侯曰比
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己車攝代衛
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
無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

我衛貢五百家五戶舍諸晉陽午許諾 十年 趙鞅

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 歸告其父兄 父兄

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
常爲是故與邯鄲

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陽

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

陽

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

賓不可

涉賓午家目不肯說劍入欲謀叛

乃使告邯鄲人曰

吾私有計於午也二子唯所欲立

午趙鞅同族別

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殺趙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

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婿父曰荀寅

子嬰吉
射女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

亂作

攻趙
映

董安于聞之

安于趙
氏臣

告趙孟曰先備諸

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懼見攻必
傷害民

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

晉國若討可殺
我以自解說

秋七月范氏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

氏

臯夷范氏
側室子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文子
荀躒

文子

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

簡子韓起孫不

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襄子魏舒孫曼

多也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

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

將逐

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

爲盟書沈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爲良醫

高彊齊子尾之子昭
十年奔魯遂適晉

唯伐君爲不可民

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

三家知
韓魏

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

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

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爲請

經所以書
趙鞅歸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

盟于公宮

傳錄晉
衰亂

疏

注午趙至宗親
正義曰世
族譜趙襄趙夙之弟也襄生

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爲趙氏民孫穿窮
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計衰至鞅夙至午皆六
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故
使邯鄲人更立午之宗親注齊公至射女正義曰釋親
云女子子之夫爲昏昏之父爲注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
董安子正義曰史記云安子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者即

此是也文子欲以爲卿正義曰既欲以爲卿則當去
范中行二氏乃始得立言此者明文子欲爲亂以去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

史鮪而告之史鮪史鮪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

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

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

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

免於難上下同之言言皆戍也驕其亡乎文

子之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

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

戍將為亂為明年成**疏**注靈公至之徒正義

來奔傳
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黨杜比云宋朝之徒
者靈公之召宋朝又在前十矣明年為宋人歌而發端非明

年始
召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

奔宋

陽趙厲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疏

注陽趙厲孫正義曰案世本楚子兼生昭子舉舉

生趙陽兼即厲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

亦黨公叔戌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

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

疏

注於越至書敗正義曰於越即越也夷言發

聲謂之於越從彼俗而名之也傳稱陳于檇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吳者越使罪人詐吳亂吳之陳使不

得用力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釋例云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雋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也

吳子光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會齊侯

衛侯于牽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無傳秋齊侯

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無傳

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疏

注石尚至共福

正義曰社以天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尚必是士矣但不知爲是上士爲是中士故注直云士耳必非下士釋例

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五人于洮是也惟知然者周禮典命

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則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曲

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天子上士中士稱名氏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脰先儒及杜綠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脰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脰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子孟彊

出奔鄭

彊書名與蒯曠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無傳稱宋公之

第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無傳會公干比

蒲來而不用

朝禮故曰會

疏

注會公至曰會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

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

城莒父及

霄

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

疏

注公叛至史闕正義曰城邑之由

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為齊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無冬闕文自是常事特辨此者說公羊者以此城在冬故去冬字何休云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言去冬者聚之也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無臣也杜以此為妄說且明城實在秋是非時而城故特辨冬闕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

陽奔宋戌來奔

終史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

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
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告使討
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
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
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

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趙氏廟

疏

安于則至

而死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趙孟不從其言則安于其無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梁嬰父忌其知謀恐趙氏彊盛假此事而罪之趙鞅叛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耳祀安于於廟正義曰禮臣有大功配食於

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繼庚告其卿大夫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天子既有此禮諸侯或亦有之今趙氏祀安于於趙氏之廟其意亦如此也

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

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衛比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

報五年越入吳

越子勾踐禦

之陳于檇李

勾踐越王允常子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以劍注頸

而辭曰二君有

治

治軍旅

臣奸旗鼓

犯軍令

不敏於君之行前不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姑浮

越大夫

闔廬傷將指取其屨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還卒於陞去檇李七里

釋經所以不書滅

夫差使人

立於庭

夫差闔廬嗣子

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

年乃報越

後三年哀元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

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脾上梁間即牽

謀救范中行

氏

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

襲晉

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

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

會于洮范氏故也

謀救范氏

衛侯爲夫人南子

召宋朝

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
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天子蒯

賸獻孟子齊過宋野

蒯賸衛靈公天子孟邑名也
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

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
艾豨喻宋朝艾老也

天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

我而朝少君

速天子
宋臣

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

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天子天子三顧

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見天子色變
知其欲殺已曰

蒯賸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天子奔宋

盡逐其黨故公孟軻出奔鄭自鄭奔齊大
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
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
故許而弗爲以紆余死諺曰民係於信吾

以信義也

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疏

會于至艾穰正義曰此會于洮還具上文會于洮

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速年非今始召欲說通宋野已隔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大子蒯聵欲害孟子齊過宋野而被讒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

宋公會于泚言為召宋朝為此會也然則宋朝是宋之公
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為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泚
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愚之
甚也 注婁豬至老也 正義曰釋獸云豕子豬牝肥牝

者謂之肥則豕是豬之牡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為求子
之豬相傳為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為老也 少

君 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君為大君夫人為小君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

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二子黨范氏者 終景王言籍父

無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 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

郊牛牛死改卜牛 無傳不言所舍處舉 死重也改卜禮也 郊牛 鼯鼠食



郊牛

正義曰爾雅云色黑而小有毒公羊以爲不言其所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二

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

亥郊

無傳書過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不果

救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

無傳諸侯奔喪非禮

疏

注諸侯奔喪非禮正義曰昭

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用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

定公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

傳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疏

雨不克葬 正義曰穀梁以爲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非左氏意 辛巳葬定

以

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疏

辛巳葬定以 正義曰公羊傳云定以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

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此意以爲定以是妾哀公之母以哀公爲君未踰年故書其卒葬耳左氏以定以書是夫入但禮不備不成喪是哀母以否傳無明說 注辛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

辛巳也更盈一周則六十二日月方一大一冬城漆 邾

小十月已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無月也 其邑 注邾庶其邑 正義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

邑 注邱來奔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稱城漆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小

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先君之廟惠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若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是言漆是大都自應稱城言庶其邑者意在排舊說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焉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王胡

者之贊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嘉事朝禮

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此爲

年公薨哀七年

疏

注王朝者之贊

正義曰曲禮云凡贊天子尊無與敵者故執其

幣酒以對神諸侯圭是謂玉爲贊也周禮典瑞云公執相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馮

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

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在四

胡子盡

俘楚邑之近胡者

俘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

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
今言而中仲尼濯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

于老丘

罕達子番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
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

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赴同祔
姑夫人

之禮二者皆闕
故不曰夫人

疏

注赴同至夫人 正義曰夫人初薨
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

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
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

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二者課行一事則得
稱夫人故此以不赴兼又不祔解不稱夫人也

葬定公

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葬定妣不

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

也反哭於

疏

注公未至書葬正義曰傳直言不成喪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之號不

稱小君與不稱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即不赴不祔是也由不赴不祔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妣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以罪臣子也哀十一年孟子卒傳曰不反

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

反哭於寢故書葬也

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

疏

冬城至告也正義曰書城漆者書其城不以時所

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矣故傳辨之云不

時告也城實非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修職郎新蔡州州學教授趙

大椿點劭